

# 康德先验逻辑的认识论建构：一种批判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康德使认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康德以科学来论证哲学,为哲学争得合法性的同时,为实证主义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使知识论取代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衰弱标志着哲学危机的出现。哈贝马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点,他以兴趣为导向,重新考察认识论问题,力图克服哲学发展出现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先验逻辑的批判反思,对我们充分认识产生认识论的衰微和哲学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康德;认识论;先验逻辑

**作者简介** 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自近代笛卡尔以来,在认识论上就存在着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它们以不同的认识方式进入自己特有的纬度,确立了自己的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并分别界定了自己认识的范围,确定了自己的认识起源,从而构建了它们所谓的“科学知识”。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哲学对待科学的态度,恰恰是通过坚定不移的哲学认识为科学争得了合法席位表现出来”<sup>[1]</sup>这就是说,科学只有通过哲学论证,才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然而康德通过先验逻辑对认识论作批判反思,重新审理认识论在构成知识中的地位。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所说:“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sup>[2]</sup><sup>16</sup>

## (一)

康德试图通过批判形而上学,澄清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因为传统形而上学误用了理性,所带来的后果是使形而上学在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时陷入了自相矛盾中,从而耽搁了自己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可能性。所以,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最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希望把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根本目的,这就使《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导论”。如果我们把《纯粹理性批判》当作“基础形而上学”,那它的根本问题就是回答:

“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就是说,形而上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有没有权力存在,关键在于它能不能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所以“形而上学的成败,因而它的存在便完全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sup>[3]</sup><sup>33</sup>事实上,数学与自然科学是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科学,“对这种事实的存在,追问其如何可能,从根本上只是追问它们的起源或根据。它们的起源保证了它们是它们所是的科学。”<sup>[4]</sup><sup>171</sup>因为数学与自然科学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新成就,它们以普遍必然性的基础证明了它们自身是先验综合判断,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人们对于科学的兴趣或理性的本性维护,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康德的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从消极意义上讲,澄清了理性能力的运用及其界限,从而使形而上学避免重蹈自相矛盾的覆辙;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它将提供了作为一切科学基础的先验综合判断,并对知识范围作了规定,为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提供了必然性根据,这表明,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只有建立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上,才能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康德认为,“理性的批判到了最后,必须导致科学性的知识”,于是,他就把人类知识区分为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知识。就知识本身而言,它包含两种要素,一是来自刺激我们的感觉的对

象,一是来自我们的心灵自身,前者给我们提供知识的“质料”,后者给我们提供知识的“形式”。而知识正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这种知识不同于原初的对象,是经过主体加工整理过的知识。如果没有主体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或先验统觉的统一功能,感性材料仍然是零碎的。换言之,如果没有感性直观与知性综合统一相结合,就不会产生出知识。康德把对象提供的原材料叫做经验知识,把心灵提供的认识形式叫做先验知识,他把感性直观放在先验感性论中讨论,把知性综合统一放在先验逻辑中讨论。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心灵的先验观念的知识形式,是如何与不同性质的对象的经验质料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客观知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只有很好地解决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先验观念的知识形式与对象的经验质料的结合。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又依赖于先验逻辑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这样,先验逻辑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正如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写道:“由于康德提出了先验逻辑问题,认识论才意识到了自己,从而进入了它所特有的纬度”<sup>[1]2</sup>的确,如果康德没有提出先验逻辑,认识论仍然不会意识到自己而进入它所特有的纬度,甚至在认识论上不会发动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 (二)

康德以“范畴的先验演绎”论证了知性范畴的客观有效性和它使用的限度,同时也论证了纯粹概念如何综合感性产生知识,阐释了先验的产生想象力的综合活动在知识中的重要性。随后康德论证先验范畴脱离经验进行推理所产生先验幻想,从而说明先验范畴不能作纯理性的思辨,这一思想是在“先验辩证法”中得以阐释的。其实,我们知道,“先验的幻想”是先验逻辑的辩证论产物。康德说:“我们曾称为一般的辩证法为幻想的逻辑”,<sup>[5]315</sup>因此它是由知性向经验界限之外扩张的结果,是我们的判断力用概念把对象归置到规则下时,经常不顾界限而允许知性进行经验的使用,即超越的使用。其结果就是使本来只是内在法则变成了超越的法则。知性范畴本来只是一些内在法则,范畴只是在经验范围内才具有客观有效性,而在经验之外,范畴只是一些空洞的概念,它们没有相应的现实对象。但是范畴经常有判断力使

用,可我们的知性判断力并不总是谨守在经验界限内,深受到扩充知识的诱惑,把知性的运用扩张到经验界限之外。这就是对知性进行“超验的运用”。

“超验的运用”首先意味着这种运用把一切事物都当成自在物,一切概念的运用就是自在物的运用。如果说知性概念只能有内在的运用的话,那么,理性的概念即超验的理念,则只能由超越的运用,也必定是一种超越的运用。康德说:“纯粹理性概念的客观运用任何时候都是超越的,而纯粹知性概念的运用,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内在的,因为知性只限于可能经验。”<sup>[5]338</sup>如果从上升角度来看知性的运用会产生超验幻想,如果从理性下降角度看,理性会犯错误,才需要批判。当理性下降到经验现象,推动知性进行绝对的统一时,产生诸如宇宙论理念。康德认为这种超验幻想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他说:“我们的理性(主观上视为人类知识的一种能力)的使用,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与准则,而这些规则与准则的那种概念联系在主观必然性,当作了确定物之在其本身的客观必然性。”<sup>[5]317</sup>因此,理想运用的规则或准则不同于知性运用规则,后者具有客观有效性,能运用于客观事物,而理性运用规则只是一种主观准则。理性运用规则即把理性理念概念用于对知性运用的统一,只是一种主观的必然性。换言之,理性自身的概念与知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只具有主观必然性的关系。一旦把理性这种只具有主观必然性的运用规则当做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法则,那么也就把理性理念真正是来自于理性中的自在物降格为“客观实在物”,即能在感性表象中给予我们的存在物,因此,理念与知性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被视为理念的“客观规定”。<sup>[4]249</sup>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硬要用知性的范畴超越“现象界”去规定“自在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中。用知性概念思维自在物,即用有限的东西去规定无限的东西,用规定经验的范畴去规定超验的存在,就会产生相互矛盾的命题,陷入谬误推论之中,并根据这种推论,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虚幻的对象,会把这种虚幻的对象当成客观存在的对象,这就是“先验幻想”。

当然,我们明白,由于人的理性的自然禀赋,在理念的诱导下,总是使知性从有限的受条件限制的知识,推求其无限的不受条件限制的知识,由

此使有限的受条件限制者统一得以完成,它是条件系列的综合或联结的命题,是理性自身对无限完满地无限追求的体现。由此产生了理性的思辨(辩证法),主要表现为理性理念是必然的,它隐含着理性把它们运用于知性的统一活动的必然。同时,理性的运用本身隐含着一种自然倾向,即把主观规则调换为客观规则,这样先验幻想就成为所谓的“辩证法”。而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辩证论正是揭示幻想如何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知识,它不是产生或消除幻想的一种技术。

### (三)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了科学知识的起源、构成和范围,指出了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在认识论领域重新确立知识的位置,也确立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即人为自然立法,弘扬了人在认识中的主体性的作用。

康德在认识论中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先验逻辑,他把逻辑学引入认识论,而这种逻辑不是普遍逻辑,而是先验逻辑,而范畴是先验逻辑的核心,范畴也随之被引入认识论。康德通过对先验分析论的分析与探究,确定了知识的起源、构成、范围与客观有效的。通过对先验辩证法的分析与探究,指出先验逻辑在本体论中,会陷入“幻想逻辑”,这主要是因为他把辩证法引入认识论的结果。康德所谓的“辩证法”,是纯粹理性的矛盾说,它构成了康德全部批判而产生的论点是:“知识是相对的,而所知的绝对意味着相对的绝对,而这是矛盾的”,<sup>[6]366</sup>康德本人不承认这种矛盾,而黑格尔则相反。因此黑格尔说:“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

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sup>[7]131</sup>。康德的先验逻辑把逻辑学、范畴体系和“辩证法”引入认识论,突破了认识论仅仅以传统逻辑为逻辑基础的思维方法,把认识论引向能动、辩证的方向,从而克服了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形成的独断论与怀疑论。

康德通过先验逻辑把逻辑提高到主客关系的哲学高度上来考察,以此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把逻辑推向辩证的先验逻辑的轨道。这样,他就把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先验的统一起来。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把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三者辩证统一提供前提。<sup>[8]162</sup>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康德的这种批判反思,为科学知识存在的作了有力论证,使认识论进入它特有的维度,“理论理性不仅能从辩证法上证实自身的界限,而且也能证实自己理念。使自身具有透明性的理性的全面合理性,还没有凝结为方法论的基本命题的总和”。<sup>[1]2</sup>而康德之后,随着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的批判,科学就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从而使认识的批判听从于知识学,而知识学则把自己限制在所确立的研究的虚假规则上。科学曾经被称之为认识论,哲学在科学面前的地位,由于哲学思想本身的运动被降低:哲学是被哲学从这个地位上赶了下来。从此,认识论不得不被一种哲学思想所遗弃的方法论所代替。<sup>[1]2</sup>而实证主义却把这种方法论推向纯粹的方法论的绝对主义。这正是我们通过考察康德的先验逻辑在认识论的作用,而所清醒地认识到认识论如何产生危机根据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 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4] 黄裕生.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存在论阐释[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5]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 周桂莲,丁冬红. 国外康德哲学新论[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
- [7]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8] 温纯如. 认知、逻辑与价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Kant's Epistemology Construction of Transcendental Logic: A Critical Approach

Ma Jun - feng

(The School of the Politics and Law of Th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 Zhou 730070)

**Abstract:** Kant brought epistemology into a revolutionary change, but Kant demonstrates the philosophy by science, and win legitimacy for the philosophy, while opening the door for the positivism, so that theory of knowledge replace epistemology, the weak of epistemology symbolize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crisis. Habermas is acutely aware of the point, he interest - oriented, re -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epistemology, trying to overcome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development. In this sense, having Kant'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ranscendental logic, we w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cris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produced by the decline of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Kant; epistemology; transcendental logic